

倦

鳥

知

還

馬
出
聲

提起筆來，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寫或是寫些什麼？

戰亂當前，幾年來的顛沛，使我生活的內容空虛得像一張白紙，幸好我還年青，懷着破碎的理想，像一條浸在血泊裡經過長距離游泳過來的昆蟲，欲說還休，似乎處處顯得有些感情過多的樣子，羅曼羅蘭說：「歡樂固然值得我們頌揚，痛苦又何常不值得我頌揚呢？」……因我未能忘情於文字，故時或提起禿筆，飛鴻留爪似的塗抹了一些；原擬摹仿盧梭，他在「懺悔錄」中把自己的過去赤裸裸地洩露無遺，藉以博取人們對他的同情與了解。可惜我底表現技巧壞透，以致在「友聲」上廢話連篇，如此粗製濫造，對我寫作方面來說，委實是太任性和太不嚴肅了。

值得慚愧的是：「友聲」居

然讓我這個不學無狀的人編了兩年，而且大家都給我嘉勉，愧領之餘，將促使我更虛心學習再求進步。不過，我不願把臉打得紅腫了來充健康的角色，近幾年來凡是讀過我「途逢荆棘悲離亂」一文的朋友，都知道我心身方面曾經蒙受過莫大的創傷，一個人不要緬懷從前那些飛翔時的生活，最好銹結水凍它，在這個最現實的社會裡，一切的夢境終歸破滅。老實說：我學生時代太好高騖遠了，所學的東西難以應用，非但壯志不得酬，而且一跨進社會就有被命運擊倒的趨勢，目前，我需要檢一處僻靜的樹蔭躲藏，讓我把創傷靜靜的療養，現在我探手囊中，似乎信心、勇氣、毅力依然健在。來日方長，以往的血淚如未白流，到將來，在蔚藍的晴空下，或能舒展一下我夢

的翅膀，不至令人無以為嘆。兩年來，辦「友聲」是我生活中一項極其重要極其愉快的工作，我覺得這裡只有施予、幫助、和鼓勵，沒有譎詭、欺騙和傾軋，同時每一張面孔都是和藹親切的，每一個聲音都是仁慈溫順的……因為我將進入臺大寄讀，所以，我只好暫時和它道聲再會！「友聲」從三十二期起，是由服務公賣局的孫衛學長來挑大樑；孫學長的學術和人生方面的經驗極其豐富，駕輕就熟，「友聲」如何加強如何擴充的兩大疑問，不難迎刃而解，此外，還有毛震球，王德磐，葉欽伯三位學長協助孫總編輯，更是錦上添花。承新總幹事王敏慶學長雅愛，仍囑筆者濫竽「友聲」編輯，筆者不敏，如千慮而有一得時，當無條件為「友聲」效勞。——一九五五、六、三、臺北。